

阿来
——
著

云中记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云中记

阿来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中记 / 阿来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9.4

ISBN 978-7-5302-1940-9

I. ①云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5688 号

云中记

YUNZHONG JI

阿来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010-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78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40-9
定 价 5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献给“5·12”地震中的
死难者

献给“5·12”地震中
消失的城镇与村庄

大地震动
只是构造地理
并非与人为敌

大地震动
人民蒙难
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
人无处可去

目 录

第一天

1

第二天和第三天

47

第四天

91

第五天和第六天

125

第七天

147

第一月

183

第二月

213

第三月

241

第四月

269

第五月

315

第六月

337

那一天

361

第一天





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。

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。山壁粗砺，植被稀疏，石骨裸露。

两匹马走在前面，风吹拂，马脖子上鬃毛翻卷。风从看不见的山顶吹下来，带来雪山顶上的寒意。两匹马肩胛高耸。马用力爬坡时就是这样：右肩胛耸起，左肩胛落下；左肩胛耸起，右肩胛落下。鞍子上的皮革，还有鞍上那些木头关节，咕吱咕吱——好像是耸起又落下的马的肩胛发出的声响。

牲口出汗了。

弓着腰向上的阿巴跟在两匹马后面，鼻梁高耸，宽大的鼻翼掀动，他闻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。阿巴已经有三年多时间没有闻到这令人安心的味道了。以前的他，身上也满是这种味道。以前的日子里，他总是在这种味道中走动，在这种味道中坐在树下休息。身体很热，味道很浓烈，团团树荫围拢过来，带来些微的凉气，那浓烈的味道就淡下去了。

地震爆发前的几分钟，几秒钟，他就被这种味道包围着站在天空下，那是攀爬更高山道的时候，累了，他站在山道拐弯处休息。

他用手卡住腰，望向深深的峡谷，望向峡谷底部的岷江，再抬头仰望上方的雪山。雪山上方停着又亮又白的云团。汗水淋漓的马也停下来，它们身上浓烈的腥膻味就聚拢过来，包围了他。

算算时间，作为地震灾民迁移到移民村已经四年多时间。

远离马的味道也已经有四年多时间。

那是移民离开云中村的前一年，就在这座山上，只不过不是在这里——这个岩层裸露，山体开裂，植被稀疏的地带。这是在云中村下方。地震来时，他是在云中村上方。那里植被丰茂，空气湿润。这是岷江中上游山区的寻常景象。山谷低处，村落密集，山坡裸露，干燥荒凉。随着海拔升高，村落稀疏了，植被变得丰茂密集。同一座山，山上与山下是两个世界。

云中村恰恰就坐落在这两个世界中间。

比迁往移民村还要往前一年，2008年5月12日，午后，地震即将发生，阿巴出了云中村往山上去。

当时，他也像现在这样跟在两匹马后面。穿出一片树林时，阿巴觉得有些呼吸不畅。累了吗？是有些累了。但也不至于像是被人握住了肺叶一样。他看见天空被一片浅灰的云遮着，阳光的热力却没有减小。灰云和没有完全被灰云遮断的阳光给人一种沉闷的印象。他用手抹住腰，挺直了身子，在山道拐弯处休息。就在这时，大地开始轰鸣。好像是喷气式客机隆隆从头顶的天空飞过。他没有在意，每天都有喷气式客机飞过头顶的天空。声音像是雷霆滚过天顶。隆隆的声音里，大地开始震颤，继之以剧烈的晃动。他脑子里地震这个词还没来得及完整呈现，一道裂口就像一道闪电，像一条长蛇蜿蜒到他的脚下。尘烟四起，大地的晃动把他摔在了路边，摔

在了一丛开着白花的忍冬灌木丛中间。那些繁密的枝条在大地愤怒震颤的时候包裹住了他。他叫了一声山神的名字。这也是村子背后那座雪峰的名字。大地的轰鸣淹没了他呼唤神灵的声音。他被重重摔倒，忍冬花柔韧的枝条包裹住他，他也紧紧地抓住那些枝条。

地裂天崩！一切都在下坠，泥土，石头，树木，甚至苔藓和从树上摇落的鸟巢。甚至是天上灰白的流云。

他随着这一切向下坠落，其间还看见被裹挟在固体湍流中的马四蹄朝天，掠过了他的身边。

后来，阿巴知道，地震爆发的时间是下午2点28分04秒。

他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就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。

灾后，他和云中村幸存的人不得不离开。去往政府安排灾民的另一个地方。离开大山，去往一个平原上的村庄。

那时，再过一个月就是地震一周年。四月，一个出奇炎热的日子。空气被烈日烤炙，蒸腾着，仿佛火焰。

全村人走上山道，不是往上，而是向下。他们背上被褥，或者祖传的什么宝贝物件，走在了通往河谷的下山道上。当看到江边公路上那些转运他们的卡车时，一些人开始哭泣，像在歌唱。另一些人开始歌唱，那是关于村子历史的古歌，歌声悲怆，像是哭声一样。他们是村子里剩下的人。好多人死了，还留在山上。还有一些受重伤的人，断了腿的人，折了胳膊的人，胸腔里某个脏器被压成了一团血泥的人，还躺在全国各地的医院，或者在某个康复中心习惯假肢。比如那个爱跳舞，却偏偏失去了一条腿的央金姑娘。

他们爬上卡车，那些简单的行李蜷缩在脚下，车子开动了，公

路上扬起稀薄的尘土。

地震发生后，阿巴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两匹马。但他坐在离乡背井的卡车上，还感到牲口身上的味道包围着他。

当云中村人落脚在另一个世界，那个平原上的村庄，那些气味一天天消散，最后就永远消失无踪了。

有一阵子，阿巴竟然把这些味道都忘记了。

现在，离开四年多后，阿巴回来了。

在陡峭的山道上一步一步走向云中村。

两匹马八只蹄子交错着举起，落下，举起，落下，轮番叩击裸露着破碎岩石的路面，嗒嗒作响。那声音与啄木鸟用锋利的喙叩击枯树的声音有些相像。

啄木鸟愤怒地用巨喙叩问大树：它为什么要这么固执，非要死去。

当村前那株老柏树摆出濒死的姿态，啄木鸟就飞来努力工作。嗒嗒！轻轻地叩问，害你生病的虫子在哪里？嗒嗒嗒！焦急地叩问，害你想死的虫子在哪里？那是地震前一年的云中村，啄木鸟在村前那株老柏树身上啄出了一百多个孔洞，灭尽了树身里的虫子。但是，这株树还是死了。春天到来时，枝头没有长出嫩绿的新叶。那些去年前年，以及再往前好几年长出的针叶也都枯死了。

李花风起时，桃花风起时，那些枯叶掉在地上，簌簌有声。

老柏树是村子的风水树，神树。

村民们说：阿巴啊，你救救它！

阿巴，救救我们的神树啊！

阿巴！

阿巴是云中村的祭师。古往今来，祭师的职责就是奉侍神灵和抚慰鬼魂。

老柏树现出垂死之相，阿巴在树下盘腿坐着，吟唱悲怆的古歌。从这个村子的人在一千多年前，从遥远的西方迁徙而来时唱起，一直唱到他们的先人如何在云中村停下脚步，繁衍生息。那时，这株树就和云中村的人们生活在一起。阿巴祈求它继续活下去，继续和云中村人一起生活。可老树死意已决。依然在微风中簌簌地降下枯叶的细雨。努力祈祷的阿巴头上积了两寸厚的枯叶。

阿巴在树前摆开香案。穿着祭师服，戴着祭师帽，摇铃击鼓，向东舞出金刚步，旋转身体，向西舞出金刚步，大汗淋漓。似乎真有神灵附体。但老树还是继续降着枯叶雨。

阿巴哭了。

阿巴换上寻常的衣服，以村民的形象出现在树下。跪下来磕头。磕一个头，往树前洒一碗酒。

树爷爷不要离开我们！

树不说话。树用不断降落的枯叶说话。树用不断绽裂、剥落的树皮说话。树皮不断剥落，露出了里面惨白的身体。

阿巴弄不明白，树为什么一定要死？他更弄不明白，寄魂在树上的神去了哪里？他劝阻不了树的死，只能细心地把剥落的树皮和满地枯叶收集起来。

云中村的乡亲就在背后议论他了。这个祭师到底是半路出家，通不了灵，和神说不上话呀。

阿巴看着老柏树一天天枯萎而死，也这么怀疑自己。

他在自家楼顶平台上，把带着些微湿气的树皮和枯叶晒干。树皮和枯叶在阳光下散发着浓烈的柏香。阿巴坐在这些香气中间，望着云中村，望着云中村四周的田野。红嘴鸦绕着和老柏树一样年岁的高碉飞翔。

三月，渠水奔向返青的冬小麦田。李花开着。桃花开着。前些年政府大力推广的叫作车厘子的外国樱桃繁密的白花也开着。

四月，那些花相继凋谢。

五月，李树、桃树、樱桃树上都结出小小的果子。小桃子毛茸茸的。青绿的李子和樱桃脆生生的。

地震那天，阿巴把老柏树的枯叶和树皮分出一小包，驮在马背上。他要把它带到村后的高山上去。带到山神那里去。在祭台上焚烧。让焚烧后的青烟去跟山神说话。他把这些东西放到马背上的时候，还说了一句：有什么话就跟山神说去吧，我不懂您的心意，您就跟山神说说为什么非死不可吧。

他想，也许和山神交谈后，老树会回心转意。

走到半路，他在山道上那个望得见雪峰也望得见峡谷里江流的拐弯处停下来，大口喘气。他用手卡住腰，挺直了身板四处张望。就在这时，地动山摇，世界崩溃。

又过了差不多一年，云中村人离开了这里，背井离乡。

祖先们一千年前迁移到此。一千年后，他们又要离乡背井。救灾干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。不是背井离乡，是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你们要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开始新的生活。

其中一个干部就是云中村人，阿巴的外甥仁钦。

地震那天夜里，仁钦就从县里赶回了云中村，组织村民抗灾自

救。忙完救灾，这些干部又领受了新的任务，组织移民搬迁。

时任云中村移民搬迁工作组组长的外甥不高兴了：什么背井离乡，舅舅您不能带头说这样的话！

阿巴用拳头敲击胸脯：小子，不是我的嘴要这样说，是这里，是这里！

外甥笑了：舅舅您像个大猩猩。

阿巴在电视里看过关于猩猩的纪录片，他喜欢看有山、有动物的电视，他对外甥说：我捶了胸脯，可我没像猩猩一样龇着牙齿。

外甥已跑开去安慰哭泣的人了。

四年多一点后，阿巴独自一个人回来了。

山很峭拔，山道盘旋而上。

两小时前，两匹马和他一起从喧腾的岷江边开始向上攀爬。颜色青碧的江流已经在深深的峡谷中间，悄无声息了。爬得越高，水声就越小，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水声就彻底从耳边消失了。五月，这是河流和大地都很安静的季节。等到夏天到来，江流暴涨，谷中的江水就不是这般温顺的模样了。

盘旋而上的山道很安静。

两匹负重的马，蹄子叩击裸露的岩石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发出声响的还有马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。

叮当！叮当！

敞开的铜铃铛中央悬垂着的木舌前后左右不规则地晃动，撞击着铜铃，发出那声响。

阿巴的耳朵知道，铜铃声不够清脆响亮。

原因在那条晃动的木舌。

木舌是他离开移民村前现做的。移民村在温暖潮湿的平原。那里的木头也是潮湿的，木质也不够紧密。阿巴用的是一段香樟木。那是他从家具厂李老板那里要来的。两个工人站在飞快旋转的电锯前，沿着木材上画出的墨线，分解那些木板。他们要做一批半人高的柜子，据说是城里人摆在进门的地方放鞋子用的。电锯飞转，嗡嗡作响。一些废料就随便弃置在地上。他从这些废料中检出一块：纹理顺向的，有点香气的。

李老板说，香樟。

两根在此时撞响铜铃的木舌就是用那段香樟木做的。

阿巴亲自动手用快刀削成了这两只木舌。移民村潮湿的天气与他为敌，使他浑身的关节隐隐作痛，像是锈住了一样。

离开移民村，回云中村的路很长。

他在县城里住了一个晚上。

又在瓦约乡政府住了一个晚上。

瓦约乡就是云中村所在的那个乡。

阿巴返乡的路从容不迫，既然都离开那么久了，又为返乡打算了那么长时间，阿巴就不在乎在路上多停留一个晚上两个晚上。

外甥仁钦已经当上了瓦约乡乡长。

阿巴到达乡政府时，乡干部们正在开会。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讲话。他在屋檐下的水泥台阶上坐了下来。面前，放着两只装得满满当当的褡裢，里面全是他要带回云中村的東西。

乡政府的院子中央的花台上，金盏花已经开放。飞舞花间的蜜蜂小小的翅膀弄出大片嗡嗡的声响。

阿巴就坐在那里，望着河对面的山。山坡上，还有很多伤疤一样的痕迹，地震时一切往下坠落，那些往下滑动的东西——树、岩石、泥巴、房子，还有斜挂在山坡上的庄稼地——留下的痕迹，有些正被绿草淹没，有些还依然裸露在那里。深灰色的，浅黑色的。

阿巴要回的云中村还在更上面一些。

地震后，县里已经做好了重建规划。这时，来了地质专家，说云中村坐落在一个巨大的滑坡体上，最终会从一千多米的高处滑落下来，坠入岷江。这个村子的人必须整体搬迁，规避大地震后的次生地质灾害。

阿巴抬头望去，四年过去了，云中村还在上面，还没有滑落下来。

乡政府散会了。

仁钦乡长看见阿巴时，吃了一惊，但他偏偏说：我算过了，舅舅您就该在这几天回来。

你小子以为我只是说说，不会真的回来。

仁钦把舅舅领到屋里：您精神不太好。

湿气把我的骨头锈住了。

那里的人对你们不好吗？

他们叫我们老乡。几年了，他们还是叫我们老乡。

那是乡亲的意思。

那不是乡亲的意思。要是那是乡亲的意思，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自己人老乡？

听了这话，仁钦便皱起眉头看着他。

阿巴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。自己怎么可